

Colin Dexter

昆恩的静默世界

(英) 柯林·德克斯特 著

顾悦 许懿达 译

The Silent World of

Nicholas Quinn

莫尔斯探长系列③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昆恩的静默世界

The Silent World of Nicholas Quinn

(英) 柯林·德克斯特 著

顾悦 许懿达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THE SILENT WORLD OF NICHOLAS QUINN
Copyright © Colin Dexter 1977
First published 1977 by Macmillan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© 2014 NEW STAR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昆恩的静默世界 / (英) 德克斯特著; 顾悦, 许懿达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4.12

ISBN 978-7-5133-1617-0

I. ①昆… II. ①德… ②徐… ③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38066 号



昆恩的静默世界

(英) 柯林·德克斯特 著; 顾悦 许懿达 译

责任编辑: 王 欢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周伟伟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8.375

字 数: 118千字

版 次: 2014年12月第一版 2014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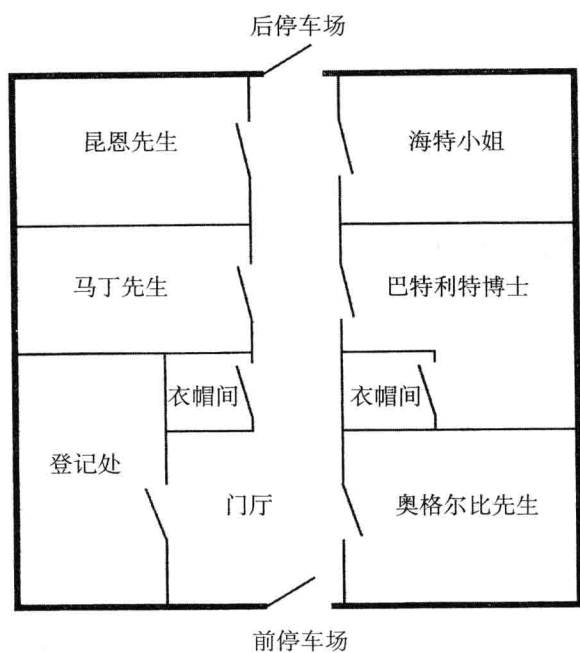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617-0

定 价: 29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献给杰克·阿什利^①

^①杰克·阿什利（Jack Ashley，1922— ），英国工党政治家，曾经长期担任英国国会议员，一九九二年被封为斯托克男爵。



目录

1	序
13	为什么?
75	何时?
175	怎样?
237	谁?
249	后记

序——

“怎么样？您怎么看？”国外考试评审会主任把问题抛给历史委员会主席西德里克·沃斯。

“不，不，主任。我觉得还是先问秘书吧。毕竟是固定员工要和我们聘用的人直接打交道。”如果在座的人地位没有那么显赫，沃斯甚至会说自己根本不在乎谁得到这份工作。沃斯说完，又像原来那样慵懒地靠在舒适的蓝色皮椅上，希望他们都能有话快说。会议已经开了将近三个小时了。

主任转向坐在自己左边的人。这个人身材不高，年近六十，戴着无框眼镜，眼睛欢快地眨着。“好吧，巴特利特博士，让我们听听您的看法。”

巴特利特是国外考试评审会的常务秘书，他和蔼地环顾几张桌子，然后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细心整理的笔记。做这种事情他很熟稔。“我觉得，主任，总体说来，大概，”主任和评审会几个高级官员的脸上明显抽动了一下，“总之，我们都觉得最后的名单非常好。申请人看起来都非常优秀，其中大多数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。但是——”他又低头看了看笔记，“不过，说实话，我个人不太想聘用这两位女士。剑

桥的那位女士，我觉得，有点，呃，有点咄咄逼人，可以这样说吗？”他向聘用委员会的成员投去期待的目光，几个人用力点了点头表示同意。“另一位女士，我觉得经验稍微欠缺了一点，而且我，呃，不是特别认同她的一些回答。”桌子旁边的人们还是很安静，没有人明确表示反对。巴特利特轻轻拍了拍自己圆滚滚的肚子，显得颇为满意。“好吧。我们再看看三位男士。达克汉姆？我觉得他有点心不在焉。他是个好小伙子，但可能没有那种魄力，不太适合我们人文部。他在我的本子里排第三。然后是昆恩。我觉得他不错：诚实，聪明，观点明确，头脑清醒，不过可能就是经验稍微差一些，然后——好吧，让我实话实说。我觉得，呃，我觉得他的残疾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太多麻烦。你们知道我的意思：打电话、开会，诸如此类的事情。非常可惜，但是情况确实如此。不管怎样，我把他排在第二位。剩下的是菲尔丁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他这种人：极为优秀的校长；培养出的学生成绩优异；年龄也非常合适；谦虚；和蔼；获得过贝利奥尔学院^①的历史学优等学位。推荐信也非常不错。我觉得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了，我把他排在第一位，主任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”

主任合上了装着聘用材料的文件夹，动作颇为夸张，然后微微点头表示同意，看到其他几个人也在点头，感到十分满意。除了主任之外，其他评审员也都在场，一共有十二个人。他们都是牛津大学某个学院的杰出院士，每个学期都要到国外考试评审会的大楼开两次会，制定学校的考试政策。他们都不是评审会的常任雇员，而且参加这些会议也不拿一个便士（除了报销旅费）。但是他们大都积极参与学科委员会的工作，对于有利可图的公共考试程序抱着开明利己的态度；每

^①贝利奥尔学院（Balliol College），始建于一二六三年，是牛津大学最古老的学院之一。

年的六月和七月，自己的本科生回家放长假之后，他们就会担任普通教育证书^①和高级教育证书^②的主考官和监考。评审会的常任雇员里，只有巴特利特会被自动邀请参加评审会的讨论（但是他没有投票权）。加上巴特利特，屋子里有十三个人。十三……不过主任不是迷信的人。他略带欣慰地环视了一下到场的评审。大都是他很信任的同事，只有一两位年轻老师不大熟悉：头发都太长，而且有人留着胡子。昆恩也留胡子……快点儿！现在应该很快定下人选，如果幸运的话，他可以在六点之前回到隆斯戴尔学院。今晚有“招待会”，还有……快结束吧！“好吧，我觉得各位大概都同意聘用菲尔丁，剩下的事情就是确定他的起薪。我们看看，他今年三十四岁。我觉得二级讲师的底薪应该是——”

“您继续说之前，我能插一句吗，主任？”说话的是一位年轻老师。那两个长头发之一，留胡子的那个。他是基督教堂^③的化学老师。

“是的，当然，鲁普先生。我不是想要——”

“如果允许我说话的话，您好像觉得我们都同意秘书的观点；当然，可能别人都同意。但是我不同意，而且我觉得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——”

“没错，没错，鲁普先生。就像我说的，很抱歉给了您这种印象，呃，您知道……我肯定不是想那样做。我只是想，我感到大家都同意了。但是您说得对。如果您觉得——”

①普通教育证书 (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, Ordinary Level)，英格兰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八八年使用的中学文凭。

②高级教育证书 (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, Advanced Level)，英国年满十八岁的学生参加的高中毕业兼大学入学考试。

③基督教堂 (Christ Church)，始建于一五四六年，是牛津大学最大的学院之一，也是圣公会牛津教区的主教座堂。

“谢谢您，主任。我对此确实有不少看法，而且我不同意秘书给出的优点排序。如果要我实言相告的话，我觉得菲尔丁简直像个应声虫，而且过于八面玲珑。其实如果他得到这份工作，就不是什么同甘共苦的事情了，而是同甘共甘。”桌子周围传来了轻轻的笑声，刚才还能感受到的略微紧张的气氛明显缓和了。鲁普继续说的时候，几位年长的同事听得更加专注，而且显得更有兴趣。“我同意秘书的观点，但我并不同意他的理由。”

“您是说您会把昆恩排在第一位，是吗？”

“我会的，没错。他对考试的观点很有道理，而且他的头脑也很聪明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我觉得他有一种真诚而正直的品质，而且现在……”

“您觉得菲尔丁不是这样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秘书咕哝了一句大家都能听见的“胡说”，主任没有理会，然后对鲁普的发言表示了感谢。他茫然地扫视了一下其他评审员，征询他们的看法。但是没有人马上回应。“还有谁想，呃……”

“我觉得，如果我们仅凭简短的面试就做出这么多重要的性格鉴定，可能不太公平，主任。”说话的是英语委员会的主席，“我们都需要谈谈自己对这些人的评价——当然要谈，这是我们坐在这里的唯一原因。但是我同意秘书的看法。我的优点排序和他的一样，完全相同。”

鲁普靠在椅背上，盯着白色的天花板，嘴里叼着一支黄铅笔。

“还有人想说说吗？”

副主任在椅子上如坐针毡，感到无聊透顶，恨不得马上就走。他的笔记里面都是极难理解的螺旋和涡卷；然后他又在流畅的花饰上加上一道美丽的曲线，然后说了当天讨论里他的第一句也是最后一句

话：“他们都不错，很显然。我觉得我们选哪个都可以。如果秘书想要菲尔丁，我就选菲尔丁。可以简单投个票吗，主任？”

“如果那是，呃，那是，呃……”

有几位评审员咕哝了几句表示同意，主任用略显无奈的口气宣布开始投票。“好吧。那么举手表决。同意聘用菲尔丁的请举手。”

七八只手举了起来，这时候鲁普又说话了，举着手缓缓放了下来。

“在我们投票之前，主任。我想向秘书先生询问一些问题。我想他肯定了如指掌。”

透过镜片，秘书冷冷地看了鲁普一眼，几位评审员不禁显出焦躁与厌烦。他们为什么要选鲁普？他肯定是个优秀的化学老师，他在英阿石油公司的两年工作经验对评审会的工作很有帮助。但是他太年轻，太骄傲；太聒噪，太喜欢出头，就像一艘横冲直撞的汽艇，剧烈搅动评审会帆船比赛平静的水面。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和秘书发生冲突。他甚至在化学委员会任职，不肯为考试出一道考题，总是说自己太忙。

“我肯定秘书会乐意的，呃——您有什么想法，鲁普先生？”

“好吧，您知道，主任，我加入评审会的时间不是很长，但是我看过了评审会的章程，而且我这里正好有一份。”

“哦，上帝！”副主任嘟囔道。

“在第二十三段，主任——您想让我读一下吗？”半数评审员从来没见过这份章程，更不用说读过，假装熟悉好像完全不合适，因此主任不情愿地点了点头。

“不太，呃，不太长吧，我希望，鲁普先生？”

“不长，非常简短。章程是这样说的，我引用一下：‘评审会始终谨记其收入完全依赖于公共资金，因而对社会大众以及评审会常任雇

员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评审会特别承诺雇用一定比例的残疾人，只要这种残疾不会严重影响他们正常履行工作任务。’”鲁普合上薄薄的文件，放在旁边，“现在，我的问题是：秘书能否告诉我们评审会现在雇用了多少残疾人？”

主任又看了看秘书，后者明显恢复了惯有的和蔼。

“我们的包装部以前有个独眼龙。”大家立刻笑了起来，副主任想趁势走出会议室，他的残疾就是膀胱不好，可是，鲁普始终一本正经，继续追问。

“但是他大概已经不在这里了吧？”

秘书摇了摇头。“是的。遗憾的是，我们发现他有爱偷卫生纸的毛病，而且无法控制，然后我们——”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淹没在一片猥琐的哄笑里。过了一会儿，主任才让会议重新恢复秩序。他提醒评审会，第二十三段当然不是法律强制规定——只是保护普通雇员……呃，公众利益的补充性建议。但是从某种角度看，这样说是错的。明智的做法是，让秘书再说几个他和这些不幸的人们在一起的奇闻逸事。不知不觉之中，局势有了微妙的变化。那位残疾人重新进入了竞争队伍，他的差距也因为鲁普简洁有力的陈述而缩小。

“您明白，主任，我想知道的其实就是：我们觉得昆恩先生的耳聋会不会严重影响他胜任这份工作？”

“好吧，就像我说的。”巴特利特答道，“首先是电话的问题，不是吗？鲁普先生可能不太清楚我们每天要接多少电话，打多少电话，冒昧地说，我对这些比他了解得稍微多一些。如果你的耳朵听不见，这就是个非常麻烦的问题——”

“当然不是。现在有这么多种装置。你可以在耳朵后面戴上一个东西，然后也可以放个扩音器——”

“鲁普先生认不认识哪个耳朵听不见的人是——”

“其实我不认识，但是——”

“那么我得说，他可能严重低估了这些问题——”

“先生们，先生们！”言辞开始变得越来越激烈，主任只好插话，“我觉得我们都同意这肯定是某种麻烦。真正的问题是——究竟有多大的麻烦？”

“而且不仅是接电话，不是吗，主任？还有开会——每年要开几十次。比如我们现在这种会。这种会您根本开不下去，如果桌子上您那边有个人，隔着三四个座位……”巴特利特越说越起劲，一口气说出了一大堆理由。他现在更占上风，他知道。不过他自己也开始有点耳背了。

“但是安排开会的座位并不是力不能及——”

“没错，不是力不能及。”巴特利特干脆地说，“而且弄个什么听筒或话筒之类，天知道还有什么，弄个这种方便的小系统也不是力不能及；而且我们都可以学哑语字母表，如果确实需要的话！”

情况越来越明显，两个人产生了一种令人不快的憎恶，而且是难以理解的人身攻击，老评审员们大都不明白。巴特利特一直是个脾气非常温和的人。而且他还没有说完：“你们都看到了医院报告，也都看到了听力测试图。事实就是，昆恩先生的耳聋非常严重。非常严重。”

“好像他听我们说话没有任何问题，不是吗？”鲁普说得很轻，如果昆恩在场的话，他多半听不见。但是评审员们都听见了，而且非常明显的是鲁普说得没错。很有说服力。

主任又看着秘书。“嗯。您知道，令人吃惊的是，他确实就像能听见一样，不是吗？”

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谈论，渐渐离仍然等待他们立刻作出决定

的议题越来越远。理科委员会主席塞特夫人想到了自己的父亲……快到五十岁的时候，他的耳朵很快就不好了；那时候她还在上学；后来他被单位辞退了。遣散费，还有他的企业发的一点可怜的残疾退休金——哦，是的，他们力图显得公正、富有同情心。他的头脑还很清晰，但是他再也没有工作过，自信被彻底摧毁了。他仍然可以做很多事情，而且效率比那些整天仰在办公室座位靠背上发呆的人高得多。想起父亲，她感到非常难过，非常气愤……

忽然她意识到他们正在投票。投菲尔丁的时候，五只手几乎立刻举了起来，她觉得，就像秘书说的，可能菲尔丁确实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。她也会投他一票。但是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，她的手一直放在面前的吸墨纸上。

“同意昆恩的请举手。”

三只手举了起来，包括鲁普的；然后是第四只。主任开始从左边数起：“一，二，三……四……”又举起一只手。主任重新数了一遍：“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。好像——”然后，缓慢而戏剧性地，塞特夫人举起了手。

“六。”

“好了，你们已经做出了决定，女士们先生们。昆恩被录用了。票数很接近：六比五。但就是这样。”他有些尴尬地看了看左边，“您满意吗，秘书先生？”

“我只能说，我们都有自己的观点，主任，而评审会和我的观点不一样。但是，就像您说的，评审会已经作出决定了，而我要做的就是接受这个决定。”

鲁普又靠在了椅背上，茫然地看着天花板，嘴里又咬着那支黄铅笔。他的心里可能因为自己的小胜利而得意扬扬，但是脸上不动声

色——几乎是木然。

十分钟之后，主任和秘书并排走下楼梯，楼梯通向一楼和巴特利特的办公室。“你真觉得我们犯了个大错吗，汤姆？”

巴特利特停下脚步，抬头看着这位高高的满头银发的神学家。“哦，是啊，菲利克斯。毫无疑问。我们犯了大错！”

鲁普挨着他们身边走下楼梯，含糊地说了一句“再见”。

“呃——晚安。”主任说道，但是巴特利特一言不发，目送着鲁普走了过去，然后才缓缓走下楼梯，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。

门的上方有一盏双色灯，就像医院里面的那种，通过房间里办公桌上的两个开关操控。第一个开关控制红灯，表示巴特利特正在和人说话，而且不希望有人（而且不会有人）打扰他；第二个开关控制绿灯，表示人们可以随时敲门进来。如果两个开关都没有打开，两盏灯都不亮，大家就明白办公室里没有人。自从担任秘书以来，巴特利特就强烈坚持如果有人要和他谈论重要的事情，他就应该保证谈话不会被打断，而且得到保密；他的下属充分尊重他的意愿，几乎都能配合这种要求。个别时候，有人违反这种规定，这时巴特利特就会显出极为少见的愤怒。

走进办公室之后，秘书按亮红灯，并随手打开小柜子，倒了一杯杜松子苦艾酒，然后坐在书桌前，打开抽屉，取出一包香烟。开会时他从不抽烟，但是他现在点了一支，深深吸了一口，然后抿了一口酒。他可以明天早上再给昆恩发电报：现在发电报太晚了。他又打开文件夹，重新读了昆恩的信息。啊！他们选错了人——毫无疑问！都是因为鲁普，那个该死的蠢货！

他把文件收拾整齐，清空了桌面，然后靠在椅背上——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。